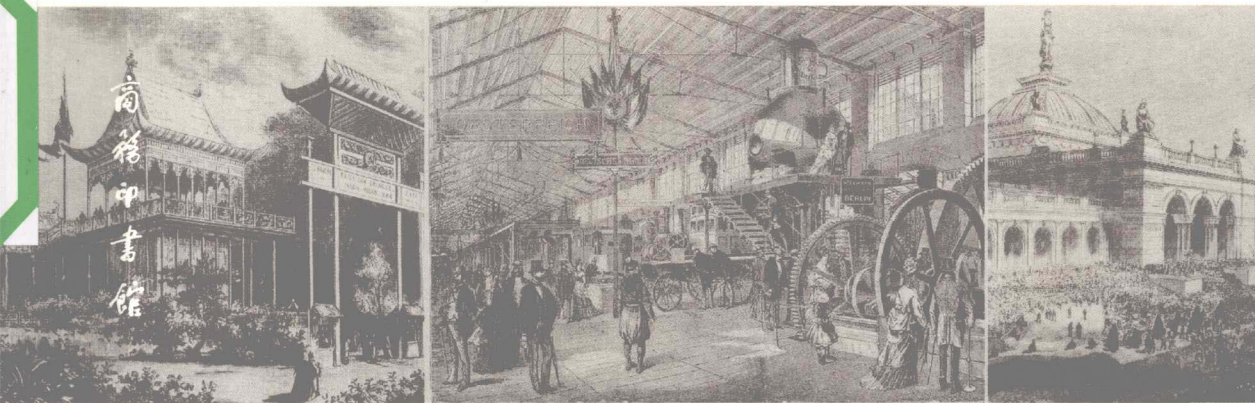


清末民初 万国博览会亲历记

陈占彪
编



清末民初

万国博览会亲历记

陈占彪
编

商務印書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末民初万国博览会亲历记/陈占彪编.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ISBN 978-7-100-07090-4

I. 清… II. 陈… III. 博览会—史料—世界 IV. G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60642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清末民初万国博览会亲历记

陈占彪 编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三河市华新科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07090-4

2010年4月第1版

开本787×1092 1/16

2010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25

定价: 52元

前 言

2009年11月12日，温家宝总理在第七届上海世博会国际论坛开幕式上的致辞中，有一段话是说中国与世博会“源远流长”的关系，他说：

1851年，第一届世博会在英国伦敦举行，当时中国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对世界科技的飞速发展和政治经济格局的历史性变化还茫然无知，视西方科技为“奇技淫巧”，将世博会称为“赛奇会”。仅有上海英商“宝顺洋行”的一个商人徐荣村，以其经营的“荣记湖丝”参加博览会，并获得金银大奖。经过几次走近世博会，不少中国人大开眼界，接受了近代文明的洗礼，进而萌发了学习西方、追赶西方的强烈使命意识。1876年，中国第一次以官方名义参加了美国费城世博会，随团参展的商人李圭根据经历写下了《环游地球新录》，成为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名篇。此后，一些有识之士不仅希望参与世博会，而且期望中国举办世博会。中国早期改良主义代表人物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第一次提出上海举办世博会的主张。1910年，一位叫陆士谔的青年创作了幻想小说《新中国》，虚构了100年后在上海浦东举办万国博览会的情景。维新变法的代表人物梁启超等也曾提出在上海举办世博会，渴望自己的祖国“睡狮破浓梦，病国起沉疴”。但由于当时中华民族内忧外患、国力衰微，举办世博会只能是一个遥远的梦想。

的确，中国与世博会的关系“源远流长”，但我们对清末民初中国参与世博会的了解却相当有限。这其中存在着太多的人云亦云的传闻，似是而非的判断，甚至是以讹传讹的错误，而这些内容又为报刊电台揭示转载，流传播布。

什么原因呢？恐怕首要的原因是史料的匮乏。

就以哄传天下的“陆士谔精准预言 2010 年上海举办世博会”来说，陆士谔于 1910 年所写的幻想小说《绘图新中国》，长期以来，可谓只闻其名，不见其书。然而，世上既然存有此书，就定有人能看到，“陆士谔精准预言说”估计正是能看到原文，但又不能不说有些粗率马虎的人最先公布，虽然这个“精准的预言”是地地道道的无中生有，但是由于大家看不到原始材料，便也只能人云亦云，以致这个无中生有、神乎其神的“预言”却传播天下，其流传之广、流传之烈、流传之深，都是令人咋舌的。

这次，我们找到一百年前他所写就的《绘图新中国》原本，从中可以得知，陆士谔顶多在百年前借小说人物幻想到“宣统二十年”（1928）在上海浦东开办过“内国博览会”（按，“内国博览会”与“万国博览会”对举）。

因此我们可以说，陆士谔不仅没有“精准预言”2010 年，而且他所说的“内国博览会”亦非我们今天所说的“万国博览会”，所谓“精准预言 2010 年在上海召开世博会”只是粗心的后人的一厢情愿罢了。

再比如，由于相关原始史料的不易看到，今天，我们对清末民初中国参与世博会的历史的了解和理解，都是基于当世人的介绍。

可是，在当世人的叙述中，我们只能看到中国参与世博会的光辉历史和出色表现，中国出品在世博会上的大放异彩和精彩绝伦，中国场馆使西洋人大开眼界和赞不绝口，中国官员受到主办方的尊敬和礼遇等。我们看不到中国在参与世博会过程中的无能为力和有心无力，中国出品在文明世界中的丢人现眼和灰头灰脸，中国场馆的规模狭隘和粗制滥造，中国官员在世博会中的贪腐和勒索等。

就历史事实而言，中国固然有出色表现，但显然，清末民初中国在世博会上的微不足道、无足轻重，甚至“丢人现眼”，恐怕才是其本来面目，而那种耻

辱感和焦灼感几乎是每一个身临现场的中国人的共同感受。

如果刻意，甚至是故意漠视和回避扫兴之一面，强调和放大光彩之一面，那就不能不说是把“芝麻当成西瓜”了，这对历史研究者和文化爱好者来说，也不能不说是一种误导。正因为我们没法看到、不易看到原始史料，或者看到的是精心省略和故意删节的材料，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一种晚清中国在世博会上“风光无限”和“大放异彩”的美好印象了。

这次我们比较诚实地、不加删节地将这些材料都揭露出来，是耶非耶，读者诸君可自作判断。

造成种种误说一方面固然与客观上史料的匮乏和难见有关，但另一方面不能不说与我们主观上态度的粗疏和马虎相关。

就拿王韬“亲历”巴黎世博会来说，今天，我们称1867年巴黎博览会在举办之时，“中国文人王韬在这年到达法国，正好参观了巴黎世博会，并在自己的文章中记叙了此次盛会，这是首次见诸书刊的中国人与世博会的关系”。

其实他所参观的只是当年的博览会旧址，他的游记不难找到，白纸黑字。

再比如，1868年巴黎世博会期间，爱迪生在英国为中国驻英法公使郭嵩焘演示的是贝尔发明的电话机，并不是今天我们想当然的留声机。这在郭嵩焘的日记中有所记载，不知何故被误以为是留声机，也是白纸黑字。

正是这些主观与客观因素，造成我们对中国与世博会的历史的“不解”和“误解”。

编者不才，近水楼台先得月，翻阅这批史料时，或有点滴偶得，或有疑难困惑，都在编后草中一一提及，以期与有兴趣的同好者共同探讨。

由于史料的缺乏，中国与早期世博会的关系对今天的我们来说可能还是一团迷雾，在世博历史的天幕上，“中华之星”还只是隐隐约约地闪烁着，要真正“拨云见星”，还得有赖于更为丰富的史料的出现。

“亲历记”是将与“清末民初亲历世博的记录”相关史料挑选、整理、汇编起来。这次史料的汇编只是中国参与世博会史料的一个角度，一个尝试，一个起步。

在这本史料汇编中，除过收入一些众所周知的材料之外，还发现、整理出一些可能为时人所忽略的材料。

比如，我们都知道当年中国驻英法大使郭嵩焘曾参与过 1878 年的巴黎世博会，但由于没有整理出他的“与会日记”，我们所知道的也就不得不停留在“他曾游览过此届世博会”而已，至于他参加的具体情形如何，亦不得而知，这次将郭嵩焘的《伦敦与巴黎日记》中与此届世博会相关的日记整理出来，对他参会的整个过程就能有一个清晰的印象，从而就可以知道，当年他紧急兼任驻法大使应当与参加法国世博会有着一定的因果关系。除郭嵩焘的日记外，张荫桓的《三洲日记》，张德彝的《航海述奇》、《（航海）再述奇》之中与世博相关的材料也都一一挑出。

再比如，我们注意到了王韬的《游观新院》，但对他的《玻璃巨室》并不一定重视；我们注意到了李圭的《美会纪略》，但并不一定注意到他的《游览随笔·英国伦敦京城》、《游览随笔·书幼童观会事》；我们注意到黎庶昌的《巴黎大会纪略》，但并不一定注意到他的《巴黎灯会》、《轻气球》；我们注意到张元济的《中国出洋赛会预备办法议》，但不一定注意到他的《环球归来之一夕谈·比利时的博览会》，等等。而如果没有王韬、张德彝、李圭、张荫桓等人先后不同时间、不约而同地对首届世博会后重建的水晶宫的描述，我们很难对早期世博会的“炫奇”功能有所认识和重视。

除了相对容易看到的材料外，这次编者搜集、收录了一批今天不易见到的、甚至是鲜为人知的珍贵史料。

这其中包括一批珍贵的世博书籍，诸如屠坤华的《1915 万国博览会游记》、冯自由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大赛会游记》（按：屠、冯二人所著，原文已有句读，文气通畅，编者不再画蛇添足将之置换为新式标点）、郭凤鸣的《意大利万国博览会纪略·调查欧西实业纪要》、陆士谔的《绘图新中国》、《新中华》杂志的《上海的将来》等，这些书刊年代略远，实属难得，尤其是郭凤鸣其人其书，更是鲜为人知，至于其书具体内容若何，可以说知者寥寥，屈指可数。这批比重颇大的珍贵史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算得上是在当世的首次整理面世。

除了这些书籍之外，更有一些在报刊杂志上搜罗到的重要文章，诸如《东方杂志》上的《比京赛会记》、《比国博览会调查实录》、《华商赴比赛会纪事》、《申报》上的《一月间所见之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系列文章，台北出版的《亦云回忆》中关于观览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内容，诸如此类文章，包括当时的一批珍贵世博图片，如果不是编者孤陋寡闻的话，亦可算是在今天第一次提及。

由于此类材料颇为难得，编者对收集整理之苦辛深有体会，这次几乎全盘托出，公之于世，使得那些对此方面材料有需求、感兴趣的读者，不要再次经受编者所经受之罪。同时遗憾的是，有些材料由于难以辨认，也只好暂时放弃。

2010年，上海世博，系我国家民族有史以来第一次。倘能时光倒流，吾人设身处地，身处那清末民初之中国，吾人还敢做那有朝一日能在上海举办世博会的美梦吗？我民族百年前在世博会上的尴尬和屈辱、焦虑和忧惧，都已化作云烟，氤氲在历史的深处，这徘徊的云烟不正是我民族一个半世纪以来发愤踔厉、自强不息的明证吗？

2010年，上海世博，万国咸集，全球瞩目，我们在向全世界展示一个充满生机、充满活力的现代中国的同时，还得倍加努力，探索一个更加成功、更加理想的未来中国，期望我国家民族有朝一日也能成为人类文明之“样板”。这不能说是不可能的。

陈占彪

2010年3月1日夜于雅片书屋

目录Contents

i 前 言

1851 年伦敦万国工业产品博览会

001 六游水晶宫 | 张德彝

1867 年巴黎农业、工业和艺术博览会

013 游观新院 | 王韬

1876 年费城美国独立百年博览会

025 美会纪略 | 李圭

1878 年第三届法国巴黎万国博览会

075 参会日记 | 郭嵩焘

1878 年第三届法国巴黎万国博览会

093 巴黎大会纪略 | 黎庶昌

1878 年第三届法国巴黎万国博览会

103 炫奇会观感 | 马建忠

1889 年第四届法国巴黎万国博览会

107 巴黎观会日记 | 张荫桓

1889 年第四届法国巴黎万国博览会

111 万国博览会闻见 | 陈季同

1904 年美国圣路易斯百年纪念博览会

- 121 记散鲁伊斯博览会中国人赛情形 | 张继业

1904 年美国圣路易斯百年纪念博览会

- 135 方君守六函述赴美赛会登岸情形 | 方守六

1904 年美国圣路易斯百年纪念博览会

- 141 圣路易大博览会之游记 | 《万国公报》

1904 年美国圣路易斯百年纪念博览会

- 145 函述美国会场情形 | 《大公报》

1905 年比利时列日万国博览会

- 149 恭报赴会并称会场情形疏 | 杨兆璽

1905 年比利时列日万国博览会

- 159 比国博览会调查实录 | 《东方杂志》

1906 年意大利米兰万国博览会

- 165 意大利万国博览会纪略 | 郭凤鸣

1906 年意大利米兰万国博览会

- 181 义大利万国博览会游记 | 《东方杂志》

	1910 年比利时布鲁塞尔万国博览会
189	环球归来谈比利时的博览会 张元济
	1910 年比利时布鲁塞尔万国博览会
199	比京赛会记 《东方杂志》
	1910 年比利时布鲁塞尔万国博览会
207	华商赴比赛会纪事 《东方杂志》
	1915 年美国旧金山巴太万国博览会
209	1915 万国博览会游记 屠坤华
	1915 年美国旧金山巴太万国博览会
269	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大赛会游记 冯自由
	1915 年美国旧金山巴太万国博览会
303	一月间所见之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 抱一
	1915 年美国旧金山巴太万国博览会
315	流亡期间观巴拿马万国博览会 沈亦云
	1926 年美国费城建国一百五十周年博览会
319	费城赛会观感录 恽震

附录：上海·世博 当年的想象

1893 年

325 欲筹赛会之区，必自上海始 | 郑观应

1902 年

331 我国民决议在上海开设大博览会 | 梁启超

1910 年

335 宣统二十年浦东开办过内国博览会 | 陆士谔

1934 年

355 上海的将来 | 郁达夫、林语堂等

379 参考文献

381 后 记

六游水晶宫

张德彝

● 题注

本节选自张德彝的《航海述奇》和《(航海)再述奇》，题目系编者拟。1866年，19岁的张德彝，跟随斌椿大人赴欧游历，增长识见。在法国，他参观了将于次年举办的巴黎世博会场馆工程。这一年，他先后四次游览了1851年首届世博会后重建的水晶宫。1868年，他再次访欧，又先后两次游览了水晶宫。他之关于水晶宫的详细记录，成为人们了解水晶宫诸种情形的珍贵资料。

(1866年三月)二十四日癸未 晴。早有告假回国之福州税务司美里登来拜。其人白面乌须，能华言，其谈锋莫可御。遂同彼乘车行三里许，至法国工程处。有大官数员，上楼饮茶。有伊姓者云：法君欲将百里教场，改建百里楼房，作“考产厂”，又名“炫奇会”。按天下国都造楼，国之大者备楼十数间，小者五六间，再小者二三间。请天下郡国各将其土产、服色、器皿，置于其内，以便民间壮观，其不愿者听。余地按国数分作花园。约在次年夏间，在巴黎斯会齐。法君择其优者，奖来人以宝星。后取出图样数张与看。

至工程处
看设计图

细画雕刻
神气逼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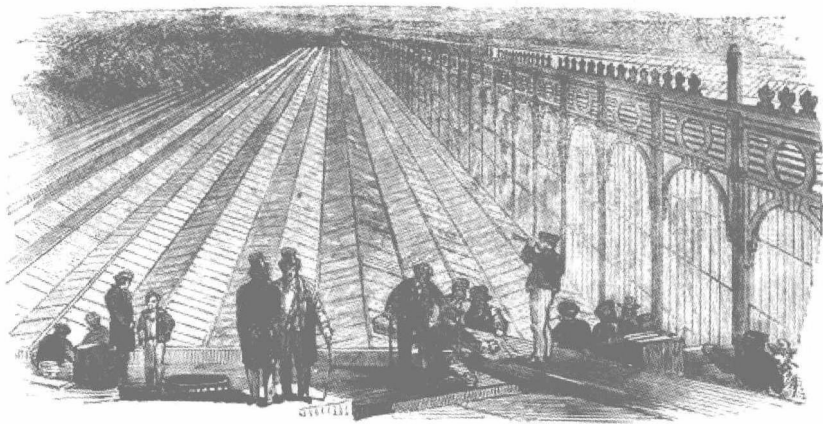
话毕下楼，步行数武，至其善工局。楼上层层挂细画百张，高有丈余者，山水人物，精妙之至。其神气逼真，原系麻油所画，可远观而不可近视焉。极下二层，列两行铜人石人，雕凿极细。

街巷整齐
市廛繁盛

(1866年四月)初二日庚寅 阴。卯初抵英国京都伦敦，至客厅，下火轮车，乘马车行八里许，至店名“端木司”，在草厂茶饵街内。店高七层，其中装饰器皿，与前店大同小异。惟打球房壁上垂一皮筒，长盈尺，上有铜帽；人若吸烟，将此筒提起，自有火出，盖亦电气也。伦敦周可百里，居民二百万，道路平坦，园林茂盛，街巷整齐，市廛繁盛。楼高皆六七层，其色红白各异。法国烧木，其烟清轻而上腾；英国烧煤，其烟重浊而下注，故楼房易于黑暗。时赫乐彬自爱尔兰回此，寓于“卧特禄”店内，明等遂往拜之，约明同彼乘车至英国总理衙门。

后乘火轮车行四十四里，至水晶宫。此宫系在十三年前，官派伯爵柏四屯所建，以铁为梁柱，上下四旁镶嵌玻璃，遥望之金碧辉煌，悦人心目，故名为水晶宫。其中园囿楼台，占地十余里。东靠弓形园，西通大马路，南抵呐伍村，北至赛达庄。其宫楼地作日字形，面如高土二字形，长约百六十丈，宽三十余丈，正中高十六丈八尺，左右先十丈五尺，次六丈二尺至二

1851年伦敦万国工业产品博览会场馆“水晶宫”屋顶施工情形



丈二尺。楼上前面陈列洋琴、洋画以及玩耍等物出售，后列名人油画一千二百余轴。楼下正中设一乐台，上置一大风琴，高约二丈八九尺，四面铁筒数十，周皆盈尺。一人弹之，其音洪亮，如遇顺风，百里外皆能闻之。左右有弹筝、鼓瑟、灰笛、吹箫之座位数百。台下列藤椅千张，盖为听乐者而设。对面一戏台，苦不甚大。后列新造洋车数辆。

楼上陈列
楼下听乐

左有仿埃及、希腊、罗马、回回、土耳其、意大利各国之王宫庙宇，虽云具体而微，而结构备极工巧，或木质，或石质，甚细致，更有瓷造者。惟埃及国庙内，有其先圣先贤之像，有兽身人面者，更有兽身人面而带翅者，皆红身黑发，重眉长唇。壁上大字横横，有如刀剪者，亦有如燕如猫者。其他房貌不一，新奇无比。再有鱼池、鸟架、假兽、鲜花，暨前四五百年英国人物之形象，石头、水画等物。右有法郎西与本国之玩好等物出售。前一枯树，干高七余丈，周十数围，立于地上，如插笏然。后有外邦野人像三四种，有黑人披发者，有下唇钉一铅饼大如当十钱者，有穿羽毛者，有持木器猎虎者，有彼此战斗者，皆在假山小河林木之中。再有书房、饭厅，皆甚大，中有水法、鱼池。又前后石人两行，有骑马者、斗兽者，多半赤身，男子露其阳，女子牝凿一花覆之。

王宫庙宇
具体而微

外邦野人
装扮奇特

出正门，下白石台阶廿余层，前一石路，长一千五百七十六步，宽四十八步，左右石栏，外有汉白玉石人二十六个，坐立不一。下则一园，名之曰意大利园，长二百六十六丈，四围山水树木，形如屏幛。当中六座水法，左则一片山岭，花木鲜妍，遥而望之，真无纤尘障目。又一圆铁花架，高约三丈二尺，共百二十柱，四围十二门，每门宽约十六七尺，各色鲜花，盘旋曲曲。再至中途，则一对八角翠花亭，又名水仙庙，高皆六丈余，中通外直，铁铸油漆，颜色五彩。楼之左右各一铁造转心楼，系为助水法易于得水而设者，圆形，顶似折盅，高约二十八丈二尺，共分十层，上下八百步。极上有千里眼，可以

意大利园
水法六座

四面眺望。见东面仍一大园，因天晚未去，遂以千里眼瞻仰一番，心殊未畅。

所收票费
官收一半

是日游人男女老幼以数千计。彼见我中国人在此，皆欣喜无极，且言从未见中土人有如此装束者，前后追随，欲言而不得。凡游此宫者，给票费四开，合银五钱六分。此系本国富户聚造，官助以力，官派人员吏役管辖。所收银钱，官收一半。大凡外国官造之花园画阁，四方人民皆许游览，欲临眺者，给费几许。数年后，其本自回，不惟子母相权，利浮于本，抑且与民同乐，广播休声，善哉此举也！又闻此宫原为集货厂，所为获利，因其工程华美，而改为水晶宫，修理尤妙，以备人民游玩，而得利尤重焉。申初回寓。由巴黎斯至伦敦，共计水陆程九百四十五里。

焰火迎宾
讹言诱客

后有法人吴良贞者，德善友也，通英语，日暮来访，言：“适见新闻纸云，今晚水晶宫增设花炮，因中国钦差欲往一观，未详确否，特来一问也。”明言：“我国斌大人尚未来此，予等初不闻有是说，想属讹言。”吴亦谓必无此举，盖管宫官设法诱人，谋获重利耳。明曰：“计乃巧矣，顾新闻纸乌得载此讹言？此犹细故，倘事系重大，岂不遗误耶？”吴曰：“此乃晚报单，本非新闻纸比，所言半属无据，故阅者少，而值亦甚微。”言毕，复问德善何为不来？明对以仍在巴黎斯随斌大人之故，吴遂去。

至水晶宫
夜观烟火

（1866年四月）初四日戌初 同包腊等至火轮车客厅接斌大人并德善等人，入寓，遂同乘马车往水晶宫看烟火。是日宫内华烛星罗，通宵达旦，游人蜂拥，塞巷填街。在彼晚饭，后出前堂上正楼看灯。先放双响炮竹，声震山谷。继则花起半空，光分五彩，蓝绿红黄等色，顷刻变化无穷。又有花飞落如慧星者，有飞火能来往数次者，有花转八角孔雀翎者。又一明灯，借轻气球飞起，形如明月，随时变化，变黄则映地皆黄，变绿则映地皆绿，尤为烟火之最奇者。楼前二翠花亭，亭心燃绿灯，

有水自亭顶流下皆绿色。又水法三座，每座五孔，正中高者跃起十余丈，四小者亦六七丈。水后燃五色灯，灯换何色，水变何名，灯映水变，水跃灯明，色色空空，镜花水月，虽云水火之幻化，实极人工之精巧也，丑刻回寓，微寒。

灯映水变
水跃灯明

（1866年四月）二十一日己亥 晴。已刻乘车往水晶宫，先拜管理水晶宫事务之官包椿龄，彼遂迎入其家。亭台华丽，花草鲜妍，三径芍药争芳，两廊藤萝映翠。包公体胖身重，浓眉环眼，赤面苍发，其英气逼人眉宇。叙坐少谈，见其妻与二子焉。遂偕往水晶宫游，又见铁板一方，厚约二尺，上有多孔，似被炮子轰者。询之，知英国欲造铁兵船，先造铁板以炮轰之。仍能击透，遂舍之，不果于用。游毕，辞回。

游水晶宫
拜事务官

（1866年五月）十一日己未 阴。午初再游水晶宫，先抵官吏家。适有华人来，男子一高一矮，揖毕而坐。其高者身约八尺，年逾三旬，着长袍短套，头戴四品职衔。问彼何职，答曾捐纳知府衔。叩其里居姓氏，伊自称为湖北詹九五也。其矮者姓杜名教富，身甫二尺，年约三旬，身着紫绸夹袄、黄绫马褂，冠红穗小帽，系江南人也。随一女子，年约二旬，询之知为上海倚门献笑者。此三人来泰西，迫为令人观看，以图渔利。有二粤东人相伴，皆未详其姓字。

畸形华人
献丑渔利

是日斌大人乘四轮小推车，入宫周游。有长案设二里许，上铺红毡，列各种鲜花，红白黄紫，色韵双佳，名为鲜花会。又有日本三人，大领阔袖，腰佩大小二刀，发后挽一小髻，前簪半月形，足登木屐，其服饰与泰西异。后遇包腊女戚四五人，斌大人与明，偕包婀娜、塔木兰同乘双马敞车，行数里至宫之东大园。花树繁杂，亭台壮丽。有诸般水旱野兽，奇形怪状，咸仿本形，以石凿成，有爬山者、伏水者、啮树者、餐花者，皆大于牛，土人云系古有今无之兽也。此园与水晶宫相通，沿

水旱野兽
咸仿本形